易學

易學卷九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斷丁亂反見賢遍反

此孔子贊周易之第一語也夏易連山而宗艮商易歸藏而宗坤獨周易宗乾而配坤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乾坤定則變化出而易行矣葢乾坤定則曰尊曰卑而貴賤始畀等天動地靜性有常然而剛柔始明斷於是方術各以乾坤之

類而聚器物各以乾坤之群而分差數較然而得失異狀人事之吉凶從此生矣不特人事凡屬於天者輕清而成象屬於地者重濁而成形象者形之精華形者象之體質皆以乾坤既定而相乘相軋變化於是乎見矣夫乾坤毀易不可見定位則尊者降而下濟卑者騰而上升不自貴不自賤剛趨柔柔趨剛凶胎吉吉胎凶或自象而之形或自形而之象或象形自相革易變而從彼化而成此方在此則名此既趨彼即名彼分一為兩兩而兩復為一元氣之所以嬗受

灌輸人情之所以循環欣悴莫不包褁櫽括部
分班理此周易所以首乾坤也繫辭毋舉乾坤
皆是賛周易之意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所謂變化者也剛不獨摩柔柔不獨摩剛而
剛柔亦自相摩故八卦亦自相盪雷霆風雨日
月寒暑皆剛柔皆八卦皆摩盪皆變化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易以豉反凡言易簡者同

其於人類則乾爲男坤爲女其於人事則乾知始坤作成其於人德則乾易知坤簡能兩者立而事功出變化无窮矣弘覆於上而與物公溥氣機動於知覺之靈而始造天下之未有乾之事也親比於下而與物專近精神發於事功之會而卒成天下之有形坤之事也乾健而動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以易知坤順而靜皆從乎乾而不自作故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

體乾之易以宅心則皎然為人所共曉而易行體坤之簡以作事則坦然為人所共趨而易從易知則人信之為依歸而有親易從則人倚之以建立而有功有親則始終不易而可久有功則鉅細畢舉而可大可久則過人之德可大則過人之業蓋道出於乾坤自然而无情欲知故之累无以異人而人自不可及也勝人之謂賢

蘇子曰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之此近世之俗學古无是論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地无心物之生成於天地者亦无心以无心應无心故常清常寧人有心故天下有亂聖人體乾坤之易簡以其心合无心凡所為兢兢業業不敢怠遑者皆求還天下之自然而非騁智行私好煩多事故理以无心自得治以无為自神法省而不疑威厲而不殺俗樸而不爭无制令而人從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之知始作成豈有限量成其人之位而與天地並夫以藐然

七尺之身使天下忘天地之爲尊而尊之宜有異人術而止一易簡蓋乾坤立而人道之變化出也

右第一章夫天地自天地易自易聖人自聖人豈相爲謀哉而皆冥符焉夫道一而已矣通於一萬事畢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推通回反凡言相推者同

聖人作易之初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既有占復有變化而易理无窮

夫得之者吉失之者凶此理之常至於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生而吉凶之故多故方凶方吉爲悔悔爲吝而舉三極之道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悔者不得於心而困衡之謂吝者氣奪而羞赧之謂虞安樂也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者吉端吝者凶端憂以召得而虞以感失也有悔吝故能變化變化成復爲剛柔反凶爲吉之幾全在於此變化生而吉凶无定故象進退剛

柔成而吉凶有定故象晝夜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三極者天地人三才極至不易之理也自非變易何由得不易前章論變化至於易簡此章論變化至於三極皆明自然之所爲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樂音洛

從變易至不易所謂序也而辭從此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吉凶相對而君子獨受其吉非特趨避之審又有默會之妙造化在手卜筮去乎哉

右第二章變化者時也三極者中也悔吝者幾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文王所作卦下之辭爻周公所作爻下之辭全體有象逐節有變卦爻之辭言此而已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凡言无咎者謂宜有咎而能无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位謂六爻之位

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謂疑似之間聖人為之憂常指而示人焉欲人補過必震動其悔悟之心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以豉反

蘇子曰辭爻辭也卦有成體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辭隨其所適之險易故曰彖者言乎象爻

者言乎變夫爻亦未嘗无小大而獨以險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適也同是人也而賢於此愚於彼所適之不同也如此

右第三章論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朱子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胡氏曰彌之則萬合爲一渾然无間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衆人觀觀形聖人觀觀神達者從師學其規模形似章句矩式入門麤事而已若夫神巧惟其自詣也善易者仰觀日月星辰而知其躔度次舍燦然之文俯察山嶽河海而知其方隅脉絡秩然之理神明冥悟凡六合内外爲幽爲明雖无盡无極而性與天通知其所以然之故不爽矣人常懷生死之疑請循其本始從何来即知終從何去不足駭異人不駭生而駭死知生之

爲精氣聚也聚而有不散者乎何怪焉是春夏秋冬四時行也知死生之説者不説生不畏死而有以處其生死矣自生民以来神姦物怪不可勝紀惟天下有道其鬼不神而聖人設教以爲學者辨之无益徒滋疑貳令其專務民義敬而遠之知之不爲多不知不爲少也然世專以此惑人何不折衷於聖賢蓋物者鬼屬變者神屬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无適而不可故謂之神精氣合則生及其死而精氣猶有存者則滯而爲物此魄勝者也若夫魂勝者游移而

任其所之能變化而稱神也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又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謂人死時其魂發揚於上有昭明光景與温然焄蒿肅然悽愴之氣此神之所爲也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而伯有爲厲以其用物弘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人恨死卒死者

有未散以煉養爲事者有未散未散者或倚草附木以爲妖孽古者諸侯有因國之祭爲其先父主此國如齊太公祭爽鳩氏衛侯夢康叔謂相奪予饗晉侯夢鯀爲黃熊入寢門皆以人主未散之故故人生生之資厚者氣勝志而魄強爲鬼清明在躬者志勝氣而魂強爲神惟聖賢生順死安有天下而不預也寧肯示靈響求祭祀哉然祀之誠則无不降鑒焉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子孫之于其先本同一氣冥冥之中自有昭格比于他人尤捷甚矣不獨

人爾物亦有鬼孔子阨於陳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仆於地乃大鯷魚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皆能為妖怪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皆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賈誼曰萬物變化固无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旋形氣轉續變化而蟺漖穆无窮胡可勝言管輅曰萬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變異无有定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无優劣得數者妙得神者

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由是觀之不獨莊生之繆悠與佛氏之弘勝而始有是言也且鬼神之種多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人鬼有散時天神地祇无散時如山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正五酋之類時聚時散者也妖能憑石寧不能憑血氣之屬乎斯又不足怪也輪迴之說信有之乎是不可一端論有生而已散者有死而尚存者總視陰陽之聚散為存亡而不可謂

再聚之氣即已散之氣又不可謂再聚之氣非已散之氣要之原始反終則鬼神靈響亦有終日惟天神地祇無終日耳故必謂无鬼神而傲然不信頑然不事愈於沉迷而信俯僂而祈者耳終非理也惟敬而遠之爲善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漢文帝詔致敬无祈皆事鬼神之道聰明正直而神福善禍淫思虞未啟鬼神莫知山鬼不過知一歲事此皆可以測鬼神之情思之又思鬼神將通之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皆可以通鬼神之情乃若大禹鑄九鼎象神姦使

人入山林不逢不若以鎮其恐心皇士謂齊桓公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越巫詛董仲舒不能傷而自斃胡僧詛傅奕不能傷而自斃狄仁傑巡撫河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祠亦无他災之及身可見人神道殊彼此原不相及邪正理别相及亦不勝理君子將裁成天地摶弄陰陽式序鬼神咸秩得所安能舍己從鬼棄德就巫持人事而衡鬼事德理刑政无二術矣如其氣未配道不若則能避之此亦度德量力之事也淫祠无福神不歆

非祀民不祀非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蒍氏二世欲觧淫神閻樂刼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以人事言不必以鬼神言亦靡二術矣謝顯道曰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先王祭享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盖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廟必於萃與渙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而武王禱之此以為有亦不可以為无亦不可有妙理於若有若无之間自家要有便有要无便无鬼神在虛空辟塞充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也程子謂鬼神為造化之功用張子謂鬼神為二氣之良能意正如此盖聖人實見得徹有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待之以為福哉魂魄之說魂

依氣魄依體魂者陽神魄者陰神魂如火魄如水魂主經營魄主受納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始化者略成形質初結胚胎於是成魄既成魄已漸漸能動而聚有陽氣以成魂凡氣體皆有神靈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也如口鼻呼吸是氣氣之靈處是魂視聽是體其聰明處是魄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勇決敢為者氣之所為也為魂有記性不忘事擔當勇往不懈精之所為也為魄少壯血氣強魂魄盛老則血氣耗

魂魄衰既死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雖枯骨尚有靈魂靈易散魄靈難散魂靈智魄靈愚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知周之知音智

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常不似物蔽之也變化亂之禍福刼之所不可知者惑之變化莫大於幽明禍福莫烈於死生所不可知者莫深於鬼

神知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无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具足此智可謂周物周物者常懷輕世之心以為是區區者不足為所謂過猶不及矣智愈大者心愈細必以道濟天下為懷故不過拘常不違者不解作為而以道為困又或通於道而窮於命无以自樂則安在其為周物達者旁行不流不諉天命樂天知命不逆天命故无憂濟天下者必有待於積使物各安其土而後厚之以仁因其耕鑿而富之教之然後其愛可廣豈一手一足能為无窮哉天地之化滔滔

不過聖人爲之範圍而節度之使五氣順布八方同軌而不過萬物至多隨形而造就之使方圓大小各成其器而不遺晝夜相反而相資聖人洞幽通明知其非二而不眩故聖人之道與神易合神有在而无在惟易亦然而聖人兼之也易无體故與天地準聖人盡易盡神故與天地相似此章文字看諸故字便知段落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
之謂盛德知音智不知如字鮮息淺反
聖人患道不易明而寄之於陰陽天地間无非
陰陽舉其著如晝夜寒暑是已此晝夜寒暑者
一休一作无端无倪神而化之與時宜之是故
謂之道何則為其繼也繼者一與一相承之謂
有繼而後乾坤不毀天地之心可見天地之於
物盡欲安全而生成之有善而无惡所以稱道
也以此成人則為性性之為言全而生之之謂

也有此生即有此物有此物乃成此生故性出於天而无不善方其寂似无所有比其感萬善忽生何則人美生也性美物也不美不爲人不爲性此人道之所自來也顧道之稱渾成无餘而一入意見即破碎而多端人往往就其所見之偏而名之非也仁者曰天地之於物弘矣萬方而安全之者真无不覆載之體仁是道知者曰天地雖萬方安全物而栽培傾覆曷嘗不擇秋收冬藏曷嘗不殺惟知故然知是道之二言者皆是而皆非爲其執也至於百姓曷嘗不生

死於是中而天機默應不能自言又昏然无所
辨於心夫天下之有不善靡不從執與昏起也
故非一陰一陽之義而君子之道鮮夫道何為
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常以陰陽相濟停匀不
偏顯暢諸仁布之萬有然其為仁也至深極厚
密運化機而莫知其用之所以然常鼓舞萬物
使之若自為生者而非若聖人有憂勞天下之
迹可尋也夫以聖人之憂尚无所用之則何執
與昏之有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
故為盛德大業之至而稱道也諸衆也顯諸仁

謂彰顯其内蘊之多仁也雖顯諸仁而仁之所以用者无聲无臭機緘中藏多至於不可知故曰藏諸用顯諸仁故為繼善為成性藏諸用故无意見之偏絶破碎之迹而不與仁知同見不與聖人同憂萬物不謝而不計憾而不聞頌而不知聖人尚不足方而況仁知人乎故為盛德大業之至凡德業之不至者可量故也業至富有則包藏莫踰而无窮竭德至日新則旦旦光華皎若新出於濯而萬古不厭也按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謂天時也堯舜之中箕子之極孔子

之時皆此謂也一陰一陽有不改意有不窮意有不柰意有不測意孔子之語自明而後儒釋之者適增人疑程子謂道非陰陽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朱子謂陰陽迭運者氣其理則所謂道也程子又曰有形總是氣无形只是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朱子又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先有理而後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自形而上下言豈无先後二子之言如此愚誦之而不

得其解夫理之言虛氣之言實氣之條理謂之理也惡可與氣對天地間豈別有理可以運是氣乎如莊子所謂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此語亦通而莊子乃假設之辭負活未定非若程朱二子所云實有指着也及謂道太虛也而无形則又雖解鳶魚昭察不可謂无形也以物觀之即為物以道觀之即為道而謂之太虛可乎又判為生物之本生物之具有先後之別皆難理會道猶路也路出於地不可謂路无形而地有

形也不可謂路爲本地爲具也不可謂路先而地後有路而後有地也理者條理氣則形器有物於此爲先有形器而後有條理耶爲先有條理而後有形器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所謂道也爲先有父子君臣而後有親義耶爲先有親義而後有父子君臣耶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所謂道也爲先有耳目而後有哲謀耶爲先有哲謀而後有耳目耶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語已盡矣不必復贅一辭矣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来

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陽主生陰主殺陰雖殺之而一陽復生殺亦不
如其生之多天地之所爲一陰一陽者生生也
易法之而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陽謂之乾
如天之成象陰謂之坤如地之效法乾坤交錯
而九六之數行極其數以知來謂之占數之變
无窮也通之於人謂之事陰陽之循環非有期
數之可定也或陰而陽又或陰而陰或陽而陰
又或陽而陽幾不可以一端竟而途不可以一
轍尋不可思不可爲於思爲求之不得於不思

不為求之不得於思不思為不為求之不得隨人事以合徵與天機而默應雖聖人不知其所以然神也至妙至妙道之名不足以盡之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猶似有在而至於陰陽不測則无在而无不在必名之為神始盡也易雖作於聖人而兆於自然聖人之憂憂不合於自然耳雖曰有心而无為實則无心而无為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不可知聖人亦不自知也成象有開創意效法者因而成之也

右第五章有道人言天生自然端正人為不
端正此語可味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夫音扶）

廣大虛名也所廣大者生也盈天地皆善機之流行生理之充溢也故在易為生生而在乾為大生在坤為廣生蓋天剛健之至其德善達故

靜則專一而无二動則直遂而不回生物則各盡分量而不限於小大生也地柔順之至其德善容故靜則翕輯而靡遺動則顯闢而无滯生物則隨處布滿而无所不周到廣生也廣大配天地而其中所蘊畜胡往而不合易簡之善配至德總收上文而言言如此至德出於一易簡而已吳幼清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

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
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於其中故曰順曰柔
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
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音智

知翻空而易寄不正以禮則荒唐禮著實而難
越不恢以知則拘曲狂狷之異也故兩者不可

缺一缺一則性不存而道義虧學有悟解處不厭窮高極遠通陰洞陽而崇之以達於天學有持循處宜依準蹈繩寸度尺揣而卑之以比於地悟解極故具圓神之妙而德可崇持循極故積蘊崇之多而業可廣故有天有地則定位不易而變化行乎其中聖人以知為天以禮為地虛實互用經權並行故本成之性益存而能起天下之所未嘗任天下之所不敢溥博淵泉而道義流出一陰一陽性與道合德為日新之盛德業為富有之大業也

右第七章聖人所以有味於易者其說如此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如雷風山澤健順動止之類皆物也至雜亂也而有時宜存焉聖人擬其形容而象其所宜以寄之於卦故曰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斷丁亂反

動人事之動也衆動之會雖紛拏萬狀而必有條理端緒可以通行者此之謂典禮理之大中

而不可易者也通故可以轉凶為吉聖人觀其會
所聚而執其大中以發揮於爻辭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
化惡烏路反
物有宜故象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事有禮
故爻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紊聖人作易之時
非苟而已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精故
宜禮具而變化多也人之言曰經常而已安知
變化是未知變化非奇舉也要之於宜於禮則

變化傭夫販婦皆有違節識重知輕則近道矣如謂吾非聖人而遜之非也下文七條不過曰慎曰同曰謙曰密曰无亢曰不爲盜若斯而已无奇也而奇在其中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和胡卧反靡音縻行下孟反見賢遍反

有變化之擬議即有變化之感通无弗孚於好爵者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號平聲斷丁管反

先號咷遠也後笑應也道不同而心同故也斷金金不能閒也利謂刃之利如蘭則有味之謂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藉在夜反夫音扶

事惟慎之不得慎必有術矣无物不可用不在

厚薄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夫厚德之至者其自為也輕以約其為人也重以周事至則不惜褰裳居人先事既又不惜逡巡殿人後其才其智既瞻此用而心則小心惟恐人不食其賜而我獨私其有故常勇於建豎怯於拜賜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畏小則

如愧其難進而易退粥粥乎若无能者不可以恒量觀也天地職生成而不示德於天下者也王者職畜養而不責報於四海者也厚德之至者其始辨此功也特起居食息之常而未嘗費秋毫之力其既就此功也若鸛雀蚊䖟之過前何足置齒頰而德色焉顧念已有功已則忘之而人有功已不能忘之雖不自多而恐人愧其寡故裒其多益其寡不待爭而讓不待取而予德惟恐其不盛禮惟恐其不恭而名惟恐其歸於己澤惟恐其不徧於人若慈母之哺子忘己

之饑也若明師之教弟子不患其勝己也故世雖妬賢嫉能而斯人口不言功矣世雖忌盈疑偪而斯人束身待命矣酬之不能辭則受不酬亦不覬不能容則藏急而復使亦不匿生之以為恩殺之亦不怨即有甚不肖之人既享其賜復不患其妨則目之為椎輪樸車以備馳驅而置之僻隅可也有終不亦宜乎盛德无死地固理之常若是而猶不免於患則命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當於未亢圖之亢何嗟及與謙正相反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幾音機
聖人雖甚易簡亦甚謹密第與陰謀權計殊耳
世人不知托輕脫為易簡而詆慎密為機械所
以敗事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
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

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伊尹太公耕莘釣渭作萬世人臣師孟子所稱傳說以下皆起於微漢興諸臣起刀筆吏吹簫鼓刀販繒屠狗僕御乞食窮老貧賤而附驥之尾振鴻漸之翼以策勳庸繇茲而降往往皆是何負之不可乘哉夫子於此而名為盜招為其人小人不可長耳既忝簪紳必竊威福豈謂尸大位為細事哉大氐濫官冗爵亡國之本何必元兇巨慝始能為禍是故明主慎以名器假人防亂源也

右第八章此章及下篇第五章皆見聖人讀易之法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章首二十字原在開物成務條之首程子移此甚當班固律歷志衞元嵩元包已引若此數以十為斷必起於十指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說易本文所无不宜入解張氏曰天地自然之數盈

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為鷹雀化為鴿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曆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愚按此章本義以天一地二條為河圖之數而因推太衍過揲皆出河圖辨矣但疑孔子既論河圖何為不冠以一語且河圖有論而洛書无論何居如諸儒不言河圖亦自可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揲時設反奇紀宜反扐郎德反

自天一至地十總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此矣曷言乎成且行之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虛其參兩不用但用五十又虛其一不用但用四十有九不虛不可行也虛天一地二天三而行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至於无窮故曰大衍之數非止以行至五十爲大衍也其所謂象與下文所謂當皆適同之義非定有所

取也又蓍用四十九實用四十八其一為掛然掛非贅也初揲之時此策尚在奇偶數外再揲三揲得此策而後奇偶可以均齊不掛則奇三而偶一一不齊矣最妙此一掛或謂再揲三揲不掛者非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期音基）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每一老陽爻得策三四一十二扐初掛為十三其過揲之策為四九三

十六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每一老陰爻得策三八二十四并初掛為二十五其過揲之策為四六二十四六爻則一百四十有四也乾坤合并為三百有六十與一期之數符矣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六十四卦為三百八十四爻內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可以當萬物也按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第以三百六十策當之大略耳且萬物之數可勝道哉故曰當者適同之義抑此論九六

老數也至於七八少數亦然少陽每過揲四七二十八少陰每過揲四八三十二六爻則乾之策百六十八坤之策百九十二合之亦三百六十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爲老變而少不變故用老所以稱老陽爲九老陰爲六少陽爲七少陰爲八者正以過揲言之今以參天兩地言之謂圓者徑一圍三用其全方者徑一圍四四用其半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二一三爲七兩三一二爲八亦可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變即易也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六爻凡七十二營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長展兩反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行下孟反

道隱而之顯行迹而之神應對萬物之求而助

成神化之功皆筮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出於自然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神易文多出於門人所記或本有舊文而加夫子之贊故有子曰字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蘇子曰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者也以四人者之各有獲於易也故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爲道則
過矣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
精其孰能與於此嚮即響字與音預下同
此尚辭尚占之事抱蓍一叩而易之受人命也
應甚捷報甚悉故非至精不能也言即命也自
我告蓍曰言自蓍受我曰命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七南反
錯七各反

易變從一陰一陽起一生四四生八兩兩相待以至无窮其數方然未始不可參而伍之以為圓參伍者何一與二為三二與三為五由三五往而錯綜之至於无窮如關子明之說參天兩地者是盖數有定在不問三數之五數之其歸同也以參伍通易之變而極其數方圓並舉經緯交雜遂可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故易无所不攝其緒餘如律曆方技讖緯壬遁百家占筮之流皆原本於斯所謂天下之至變也此尚

變尚象之事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以四者言易徒占書耳而稱聖人之道何哉夫易天下之至神而與聖人同體者也凡天下相酬酢者盡有心有跡未有黙思與為而能酬酢者惟易不然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也然惟无感感即沛然通達而廓然遍天下之故鬼神不能測其機亦不能逃其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非卜筮之書也聖學也四者不可以

淺淺觀也盖可以心知才力窺其彷彿存其影響者不稱无思无為无思无為者愈索而不可得不索而還自得者也故名之曰神彼一於无一於有或一无一有狎至而可以預循者不稱神樞機不圓故也或曰蓍无思无為故神人不能无思无為何所挾以通天下之故辭受取舍終柰何曰以有定待无定而不失其規矩準繩之常君子之所以之於善性也以无定待无定而與一世同其波異端之所以之於邪僻也理固有的學自有宗聖人不能舍規矩準繩而與

世同其波謂世波非无思无爲中物而規矩準繩則无思无爲中物也今夫草木雖一花一葉皆有巧妙文理似以規矩準繩信之而歷萬世无所攺初從化工来不從思爲来故萬古常然如從思爲来安得萬古故惟无思无爲與化工合而不失其規矩準繩之常也无思无爲至淺近而至奇妙世莫能也吾黨作之一日作則一日神終身作則終身神曰无思无爲可作乎曰胡爲不可以其思爲合其无思无爲而已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幾音機

承上文言四者之用不可以淺淺窺至精者神聖人所以極深也至變者神聖人所以研幾也惟深故推見至隱而能通天下之志惟幾故決去疑貳而能成天下之務惟神故隨感輒應如表影桴響莫知其然而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蘇子曰至精至變者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者以道用

之也止於精與變也則數有時而差止於幾與深也則道有時而窮使數不差道不窮者其惟神乎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而此二者亦各以神終之旣以神終之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為聖人之道以此也

右第十章夫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而前章言神无方易无體此章言无思无為不言无耶曰此非諸子之所言无也以此言无則論語所謂无意无必无固

无我无可无不可皆言无耶孔子嘗言三无無聲之樂无體之禮无服之喪此之謂三无夙夜基命宥密无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无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无服之喪也推此類觀之聖門之所謂无者非諸子所謂无彼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毋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此无也非吾聖門之言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斷丁亂反）

文字之興從易書起五經皆出其後自有易而後物開其蒙務成於專道統於宗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知音知惟知來如字與音預夫音扶下同）

易有三德焉蓍无定其德圓而神卦有定其德方以知爻雖有定而錯然不齊其義變易以告人德統而義析故爻獨以義言義者德之制也此三德者素具於聖人之心心无他心而獨含此潔淨精微之旨若持三德而澡雪之者其淵然深而不可測也則退藏於密无一迹之可尋其混然常而不為異也則當其吉亦好之當其凶亦惡之人之所患者亦患之亡以異於人也而神幾獨朗事至預知既有以待其来智慧密深事去若亡仍无可迹之處與昔之退藏於密

者不異若此者其猶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乎蓋德不足者待於殺德威自威威在怒外則不待殺聖人之心同太虛之无朕如日月之普照著卦爻在其胷中而无藉於易故愚人以其愚愚而聖人以其智愚非此人也孰能抉玄機别鬼蔵探要眇開顓蒙故天者死生禍福之府聖人既明之矣人者得喪憂虞之林聖人哀之而興蓍龜立卜筮以前民用是故易聖人之所齋戒其心以神明天地之德者天地固欲濟民行而待聖人神明之也關于明曰神者易

之靈也靈應冥契不思而得強名曰神猶言神靈肸蠁靈應无迹者也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地易之神在乎道而所神在人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来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且夫以神人與神物胥中故有易安往不為易如一戶也而闔為坤闢為乾一闔一闢為變往来不窮為通寓於見為象托於形為器无非易者故制神物而用之謂之法以此利民出入而

咸用之謂之神從聖心之神来无物不神而况神物之靈昭昭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泰

此畫卦之次序也極者至也无上故又尊曰太兩儀陰陽也⚊者陽儀也⚋者陰儀也儀者容也陰陽難狀故以⚊⚋狀之也後人遂以天地爲兩儀非矣兩儀生四象者陰陽復生陰陽也⚌者太陽之象陽上生陽也⚍者少陰之象陽上生陰也⚎者少陽之象陰上生陽也⚏者太

陰之象陰上生陰也四象之上復生一陽一陰太陽之上爲乾爲兌少陰之上爲離爲震少陽之上爲巽爲坎太陰之上爲艮爲坤八卦之上復加重之爲六十四卦然總之謂八卦也太極最難言有曰乾坤未判无象可見太衍未分无數可尋此足以狀之哉无者道家言非孔子言也易有太極明言有矣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不有殊塗不言同歸不有百慮不言一致不有儀象不言太極欲知太極之狀盍迴合其始卒而繹之乎散太極爲兩儀散兩儀爲四象

散四象為八卦則合八卦即四象合四象即兩儀合兩儀即太極故太極者不分之陰陽而陰陽者已分之太極也太極者兩儀合之形而兩儀合之名也无處不存无時不在非此則陰陽不和同而往來廢矣若曰立於混沌之初超於陰陽之外不倚於陰陽而能生陰陽不可狀不可名則无也而无不能生有此徒影響之見逃詰難之詞耳或又比於屋極斗極天極之極顧此可以狀中極不可以狀太極太極者包裹陰陽而究於无極中極則至精至粹如樞如紐游

於陰陽之内者也世人畫太極如環環无始末斷環而一之為竒二之為偶亦略似之然中極之極亦陰陽未判之名未始非太極則如環又不能摹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豈有先天地生物耶愚以為不破碎支離滯於一者天地不能先者也无思无為至易至簡非仁非智亦非百姓不與聖人同憂是混成物也以其无定在而謂之神以其有定在而謂之極聖人无此混成何緣得有二畫不明睹其宛宛在何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變易无極而實有極也太

極生兩儀者從不易生變易而破混成爲二體也於是而分之又分則吉凶著而大業成要之未嘗无太極无太極則道不神而不可以爲盛德大業故嘗謂混而爲一者太極也或又謂太極者理陰陽者氣嘗初元无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不可解之語以理論太極則太極之理分而爲陰陽之理以氣論太極則太極之氣分而爲陰陽之氣今謂理生氣吾不知也甚矣立言之難也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遂言无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不亦太詳而滯於器乎後儒言之遂逐真似夫婦父子子孫之傳可以人之名之者夢談哉將寄道於形容物色之間不得不有所指而執指以求言言愈多旨愈遠故水月鏡花吾猶恨其形期而後可信不可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趨吉避凶是生大業天下之大業未有不從相持相勝中来者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縣音玄探吐南反索色白反

天地不自運而四時修其序不自明而日月代其明有所不足而人主制其權聖人終其事天人備矣而莫為之通幽洞冥以振其怠決其疑則又有蓍龜効其神興之以前民用此聖人備物致用之大者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見賢遍反斷丁亂反

此就上文而申言之也神物蓍龜是已變化垂象則法象變通懸象著明者是已旣言蓍龜又言圖書具闡天地之秘也四象即此四語非陰陽老少之四象也或言聖人作易未嘗取象於圖書而何以及圖書亦未嘗取象於龜何以及龜也即用蓍何嘗待蓍聖人自以其仰觀俯察

而得之耳心易之妙與造化冥合雖无著聖易

書必作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所謂神明天地之德者如此豈若後

人之作補輳牽强哉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

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取自天祐之結上文亦第二章之意所謂定之

以吉凶者信順之外无他設焉聖人心與天通

故言天必歸之人而德淺者疑信相半至於常

人第知怨天而謂惠迪吉從逆凶盡家人言聖人設此爲善誘耳不知此真聖人之所默會而津津乎有味之言也具有三德則不筮而吉自求多福福自來臻反是而索之鬼神鬼神即愛我能若之何

右第十一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聖人甚愛天下不得不

發揮以覺其蒙於是立奇偶二象亦自謂盡矣而天下不能各以其意會聖人之意則又設六十四卦以盡萬變之情偽又繫辭於卦爻以盡其胸中之所欲言諸凡情偽之變則觀其所會而通之使趨吉避凶以盡其利又時時而鼓舞振作之使人手舞足蹈而莫知其所為以盡其神由意而象由象而言由言而書得其意者默而喻焉不然末如之何矣情偽者有情必有偽也繫辭焉以盡其言聖人之辭稽實理以待虛事故能盡其言也鼓之舞之使人不自知其手

足之前以神合神天機默應故盡神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機幾音

立象盡意之說何如凡奇皆乾凡偶皆坤有乾坤兩象而變化生所謂盡情盡言盡利盡神而稱易者於此具矣緼絮也易得乾坤而成易猶裘得絮而成裘離乾坤无易離易无乾坤故曰乾坤易之緼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

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固待形而著然不可於形求當於形而上求形即下矣可謂之器不可謂之道器之用有窮道則可以化裁可以推行可以成天下之事業而不窮故求於象則象求於言則言求於書則書惟形而上不容說輪扁所謂若有數存於其間而不可傳於人者得意於乾坤兩象之間可耳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之行下孟反

象以物宜名爻以典禮名故可變可通以至於盡利盡神聖人未嘗不明示天下而非其人誰明之真其人則不言而信矣曰神明謂明不在見解而在神理曰默成謂成不在智達而在況

潛不言而信審宜契理全體是易豈不見聖人之意乎

右第十二章從文求道道不可聞從道觀文其文乃顯毫釐底滯便歸凶咎之途上章論聖人以神明作易此章教學者以神明讀易也曰物宜曰典禮皆形而上者太極也神明默成非齋戒洗心不足以語此

易學卷九